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十四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丑 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宗靈惠夫人林氏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丘氏濬曰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剌加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䑸循往支國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或曰亦爲訪建文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凡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聞處

何患之可開而爲此迂闊之計哉

只不使有過便是駕馭小人之[illegible]之術

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備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小人都不用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誠飭之不使有過

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導之於是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燧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暴卒詳建文註中○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　上登午門樓召胡廣等三人從　上曰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沙時來觀下樓御奉天門謂廣曰汝初至此未諳風土食後不可即臥好生乘氣身欲常溫不可過凉有汗不宜解衣透風此間能致疾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叩頭曰　陛下念臣至此天地生

成之恩。豈敢忘也。○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穎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卽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給事中郭驥等使北虜、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爲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羾傳奉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備用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按 祖宗朝用人、皆吏部具缺、聞、 上親簡除、迄宣德末、二楊執政、正統中、王振用權、景泰而後、若今吏部會推、而實亦內閣與司禮監陰主其柄、用人之得失、隨

監閣之
賢否矣

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羾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于
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命武義
伯王通督營山陵○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採
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爲書四
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爲之序至是刊
印完遣人齎賜　皇太子○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
戍調遣止憑勑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
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聖學心法書

法甚精密

六月勑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郭驥往使本雅失里為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為瓦剌所敗餘數騎奔竄臚朐河欲收潰敗之衆入寇此虜負朕恩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且整飭軍士以待

○命淇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以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眞為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叅將福等陛辭　上密授方略令愼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衆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偽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

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脫身逃〇丘福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初福率將校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且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覘其虛實何如然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者爲鄉道率衆直擣虜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經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紿我深入進必不

遠案疑遊
張一云不
是抄集者

利。吾等陛辭時、聖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既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並爲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爲寧遠侯。時虜酋脫脫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來歸。上嘉其有柔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楊榮齎勅諭福曰、脫脫不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遷延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

當○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淇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略謂必能任事乃兵頑駔愎違棄朕言拒帥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爲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决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愼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

途築城貯之。謀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隨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　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于境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宛。○贊善王汝玉等於　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

覆校至此

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爲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皇太子覽眞德秀文章正宗義其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于爲治皇太子取閱大喜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上詔行在禮部尚書趙翀曰北京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翀同夏原吉胡廣等

議奏每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侯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追獲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并獲其僞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之又安

詔舉通書史

命吏部試之時松江沈度亦在舉中吏部試撫四夷檄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聯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遂曰是何可斥也遂得

進征

終篇第僎笑授山東新城知縣夢萱弱冠與同里莊公球契厚能詩善草書

庚寅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敕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節定伏誅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

三月大閱于鳴鑾戍○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出　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車駕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强果何所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于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偶皆專任一己以掩衆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

聖武

明維天地奇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次澗濼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

五月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旣而軍士乏食、 上

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 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之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處而行，毋貽物議。

八月寧陽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長沙妖人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十月 上還南京。○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未知稼穡艱難，因巡行北京，以侍行，使周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俾知國用所資皆出于此，為民上者，宜加憫恤。且舉 太祖皇帝創業之難，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隨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

我 太祖教諭太子，必命編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 成祖教太孫，深得 太祖心法，措

前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于洪武末命選秀才爲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乎 聖神繼作教諭太子宜法 二聖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

佐河南太康人剛毅不撓吏民畏服魏然威爲之歛手威望赫然識者比之包孝肅云、

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吏不得用吏著爲令、

辛卯 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

羈縻之術
不能已已

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上許以爲交阯布政司。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中懷反復。不受命。放兵刦掠。官軍不能制。上以輔爲交人所憚。故仍命總師往征之○勅戒秦王朝廷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内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傲慢不恭。上命械其長史紀善典儀等官送京師。仍勉王自今勤學問。庶幾寡過○脊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脊罕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倂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

一官、量給賜賚、損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詔赦交趾軍民、罷孔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

按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凡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建閘三十有一、以節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朝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併來者悉由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雖亦人之、暫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自淮入黃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數、官民皆長之。至是濟寧州同

如醫人實心內風周身脈絡了然在三指之際故用藥無不投治

知潘叔正忠言能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輓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遂從之遣尚書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浚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踰元時相地勢高下以增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河即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河成漕運便利京儲充足禮等治河畢還京師命禮部定賞格禮第一禮言會通河以汶泗合流爲源夏秋霖潦泛漲則馬常泊之流入馬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水流深淺並借通塞係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閘已築壩攔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北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道宜築壩計百八十丈從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黃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藉其家瑛初有寵凡所舉劾 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羅織凡違事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 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濬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為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大壞民田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

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浚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屯種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侍郎曰守備固不可單弱兵食不足亦難興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祖宗屯田之制甚重甚嚴後來廢弛專仰餽饟沿邊數十萬衆數敗待哺如之何其可也欲安邊足食經國者宜急講和重徵賞與屯田之說云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縱使坤宜堪彌等來貢

六月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貪暴不輯睦鄰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探知和舟至謀劫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生擒苦奈兒并家屬頭目以歸　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國耶巴乃那立為王并赦苦奈兒歸國○徵交趾叅政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　上北往見　皇太子而歸　上還京趙王言縉覵　上遠出覲儲君無人臣禮　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趾縉偕偁趨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　上大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

七月、張輔至交阯、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于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蕋兵於福安、斬之○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貴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

如此盛德令人人興忠義

所進楚王書稱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
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
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
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
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
咎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 旨兵千
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賊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
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
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士

逸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兒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瑺等官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裁、

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爲皇太孫○張輔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徇、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文皇威德良若此時先覘而備之況後世宜何如爲防

十二月遣指揮木荅哈、阿升哥、賫勅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歲月既久、復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誘、掠我邊卒、又遣若烈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荅哈等諭意、如能令悔過、還所掠戍卒、納馬贖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六部尚書蹇義奏、在外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

如此則必得人矣

守為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人民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擢用妄舉者連坐　上命所司速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幷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永樂十年

有此一節
偕山亦在
景仰賦詩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
日自是歲以為常　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
為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鰲山　上聞之曰賢
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為賢母勸
也○命徙青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于兗州東昌定陶等
處蠲其役三年○上諭蹇義等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
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
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
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二月會試天下舉
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為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不自知其任人之非而寸恕其負命之人子

悉建文之六也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勅戸部臣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豊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長有智略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捷有才我者送京師俾充隨從

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惟自

書人于河之源流明地出入之要處一一周悉作疏而列敷于之証期如對看指掌擧身任之心瀝之與此生之術力相爲用說致可經久今人非淶土有臨濕而嘆求速去以幸免于無決而已可嘆何哉

衛輝至直沽觀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看得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浸衍之患今復觀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葢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終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命工部俟秋成後爲之○選韃官教民畜馬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定定州者亦令赴順天府教民令悉飲飼之宜若孳息不

及老者無預。

九月工部主事藺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于中濼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捲埽止用蒲縕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為若用竹編成大囤若欄圈然實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横木貫于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尋擢藺芳為工部右侍郎

芳山西人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上即位擢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大智為吉安知府寬厚廉潔剔章吏黜禮賢愛民改知重慶府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芳寬厚持大體更習吏事民有告訐者數語決

南雄

吏無所容其奸，尤以愛民為心，處事曲當，民吏大喜。自奉儉約，事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不善必責之。芳謹受教不違。尋坐事謫為雜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累有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擢復為其本能，超陞侍郎。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節云。

書殺無罪包書官存之也

瓦剌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答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京師人稱為冷面寒鐵。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京，所素請無不從。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餘異政日著。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甚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發視，得婦人屍，僧即款服。初來時，道上遇蚋悉馬首而聚，跡之，得一暴屍，唯小木印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者物之，即持布商賊也。始以其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

真神明

天子矣

新不死矣

知死于賊也又一巨商遠歸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
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
日往取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歷
之果然遂鞫語妻時接之者竊聽乞[illegible]水之矣遂併治
之皆恐爲縣徵服竊縣官取緊獄半出詞誘遂知一縣
兵世明往逐乃自獄出縣官恐探知覺以罪去諸一部
聞風服懼莫敢恣肆宋一日從以戲久懸于堂後有
傀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顯時妻治褥以給及同官內
眷各盛飾惟新妻荊釵布裙以往盛飾者各相慫恿
其素其風節類此故當時名震天下時錦衣衛指揮
彭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
從走訴于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逮新至陛前抗
聲辯甚悉且曰按察使役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
明旨正奉詔擒姦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悔上
怒益甚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上尋
悔其冤顧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歎曰廣東有
此直人枉殺之
然浮清者久之
十月嘉定寶山成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地

正官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輙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勅侯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命 皇太孫演武于方山

十一月命自今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比試故事○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 上以揚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扁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徧道不能通又沍寒士馬疲瘵不可輙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 上從之未幾老的罕

快論

高祖英武可以駕馭若守成之主則恭言宜采耳

復降○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

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
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羣臣
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
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 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
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
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
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
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

宰相須用讀書人

聖主無成心

罷宴撤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何誠當上從之○初齊黃如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人與練子寧有姻戚先是進治奸黨習禮懼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卽日下令禁止○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思南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按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府宣慰宣慰司管東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傚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

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伐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
成以兵擒而誅之命兵部左侍郎夏原吉等以思州所
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思南四府思
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
五月五月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
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
射　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罷　上曰今日
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大宴羣臣
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呂震請率羣臣上
表賀不許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
效李沆所為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

者也○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
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𤼵義楊
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
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
楊士奇言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

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魏倫卿推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
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
諸國

十一月，乞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三酋叛。○以野蠶絲

衾命　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繭絲者，

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染柘黃

製衾以薦。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及其將潘

經等，檻送京師。交趾復平。

交趾復平

三字當平

甲午　永樂十二年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

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成祖訓儲皆推本於之所當戒言懇而意切

五月駐蹕楊林、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智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不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六月、駕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

河便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擒斬虜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造朝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以撫摭屏

尾剌三酋欠家罷除旦叛逆北詐不容已了討者至其絕塞而遁則帶殘遁法抗衡或一下順矣阿魯台有疾遣使來朝謝未知其成否而賞賚并及其部下并所謂撫小慰以示重其也聖慮舒已遠已

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擴伏誅

九月令支運轉漕

制以蘇州并山東兖州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淮南直隸衛所官軍于淮安運抵徐州京衛軍于徐州運抵德州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運抵通州入上令淮安…州

不如其之實說

補給腳價并撥送蘆蓆耗等費兌與軍運石各省軍各于附近水次領兌一年四次名為支運

遣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

補臣實失檢點

大全成

濟等遂相繼下獄、(　)榜葛剌國獻麒麟、

永樂中、諸番進麒麟者三、繼獻者、麻林國、阿丹國、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爲民、

十一月、晉王濟熺有罪、降爲庶人、○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廷及在外教官有學者同纂修、開

儒東華門外、未幾成之、上親爲之序、

乙未 永樂十三年

正月、前交趾參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遼、

按國史本傳、縉以文學書禮雅絶一時、其爲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略、故及于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詔令赦回、天順日錄記、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素侈、敢直言、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役、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仁宗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若留于仁宣時、其事業當有可觀、士奇輩遠不及也。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爲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愛才篤士之至意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
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
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時鴻臚寺無卿、寺丞張
斌任事、恃守城功、頗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
卷、致爭論 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
以讀卷、乃敢煩瀆 聖聽、請伏法、士論壯之、○罷攢運糧
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
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
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兵部尚書兼詹
事金忠卒、

運漕事章
兵大略

蒯聰曰忠衰庭豬臣父子兄弟之間卒能調護彌縫以終其身非其人豈易及哉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近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復就管家湖築隄十里以便引舟浚儀與瓜州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税徐臨清德州皆

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緣河涯鑿林木，便人行。○嚴姦告奸之禁。

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九月，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山侯。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榆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達失干、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歷，宣布國家

選練下之責守閱視上之責備此二者不可偏廢

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勑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賜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

之所異

不具

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窃已意，擬七月率衆走於灘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所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益虜多譎詐，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定北京計丁養馬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還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 永樂十四年

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恭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擬封禪頌以獻。

四月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貪淫作威伏誅。○召交阯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阯前後凡十年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八月作西宮初　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之所

九月初令御史巡臨○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陪償自是養馬遂爲北方民害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䟽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

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　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上從之○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邀遏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

列猶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猶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楷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遵行之○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趾○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稱爲我朝王羲之命陞爲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修撰仍令中書習其字

十二月故吳王允熥卒○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

名臣奏議

嚴

奏議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諫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刻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丁酉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爲庶人

按王　太祖第十九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詐初封宣府靖難師起橞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橞即開門迎入　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集鼓改封于長沙後蓄養死士造戰艦其護衛都指揮張興密言于　上　上曰朕待橞厚于諸王豈宜有此其間封兄蜀王椿書戒之橞不聽會蜀王子崇寧王悅燇得

一三　異心

漢人敢言
群人能言

罪于父逃德所懲誅豕丹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北哥王問之遂具疏其事言德侍能縱橫有無君之心薦匿亡叛造作弓弩舟艫器械教習兵法戰鬬之事私妄僭于人晝夜祈禱呪咀與指揮張誠宦者吳智等日夜秘謀殘張誠為師尚父智造圖讖謂千人于當有天下傳播于人又令巧匠製燈于上元節獻于朝就謀詣內府架構偵伺動靜又遣將士習音樂妝獻于朝供應殿庭以圖間隙、上得奏歎曰朕何如待德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為庶人德後幽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

高煦所為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出之謫為吏高煦獨不俊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知遂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蚤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

以賂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京師之詭其衣冠繋之西華門内、皇太子懇爲救解乃免、上[illegible]付[illegible]川若處所將來必不靜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鎭去北京甚邇於其行橋可朝發夕論之。

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　皇太子監國。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及國子監天下郡縣學、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七月册　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

朕欲褒封廟寧王

九月修孔子廟訖工。上親製碑文刻石。○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皆日本人。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月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絪縕流動。爛徹雲霄。庚申。金水河氷凝異瑞。聯具花象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巳而西度宮苑。

上令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率

羣臣上表稱賀○工部右侍郎蘭芳卒

戊戌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玄兎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青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兎羣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兎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

爵。奉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書。即理瞭然而憾不能逝矣。○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按利初從季犛反。充偽金吾將軍。後來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偽相國段莽爲偽都督。聚衆劫掠。濟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

陳建曰。張英國召還。而黎利肇作。交趾自茲杌隉矣。愚謂當時只合交趾既平。仍命英國公鎮守之。爲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命沐英守之。英歿。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爲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它將所能鎮壓也。今交人所畏服。與有驗于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國總師弗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它將蔑如也。使英國久鎮于茲。焉餘威震乎殊俗。歷二三紀。後雖幾世變。歷移。而交南長爲吾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

州郡士民獲論異域不得與雲南同沐聲化也可勝惜哉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爲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騏初名馬上改之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曰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幸采清雅其有益于日新但令卿年邁輔余爲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而諛順頹者比比有之卿毋憚勞弼成余業惟樂治之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余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

立例共詩題與表題門目封進以廣琢磨恭暇順時作息以慰余懷惜不多及書而曰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専意文字手不釋卷被服寛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詎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有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属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有尊酒厥以勞期頤○初令民運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兩軍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覬覦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于　上曰初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隔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建曰廣居官純厚罔慎自處泊然然豈之背雖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邦封禪有歌無非迎上所好以為僞說也故終身忍能無一言纖介之愛其設也復官其子種為翰林檢討齊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特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人凡公可惜天生兩奸究天殺全姓正誼同譏之切矣

公論可畏

琑綴錄記、 文廟渡江時解縉胡儼三先生献策文貞、周是修約同死于難既而解夾人覘胡動靜見胡方閉家入閣省否解聞而笑曰一豬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者初昔無意于死也豈是修竟行其志〇縉後譴廣抄記云初解縉胡廣倚無支閣、文皇嘗謂縉少同業同官縉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頓首曰臣妻有娠未聞上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逾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譴死擧家戍遼欲使女改適女獨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昔王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解氏宗宥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寡有此貞女然廣文擬爲狀元乃弃之若弃鞵何恥無亦愧其女耶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〇 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

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寄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即就録
觀也漢王南京日隨朝凡所見 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
之如一日趨朝勛臣某者語譁侍衛捉之仍當陛下奏有
旨不問既退即宜侍衛者賞鈔若干錠于是群臣皆言不
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也 殿下之
仁明也任稱久鄉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啖
權爵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
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 上覧之大悦自是不復疑

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為順天府尹

諤廣東番禺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
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

到底不屈所容

對御前乃曰是天生也無冕所為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為校尉之處其頭不死遂釋還職守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其衆務同事者先累工降職去誇其不能備人及謝自為之備駕至、上問治歷者誰也誇前言伏陳其故上念其勤且憐其貧命復官癸巳春命署通政司事遂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丙申夏又改署鴻臚寺明年冬又改署工部所至其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改尚嚴明有漢張趙風亡何竟坐事出為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謂為人剛介然賦性狷褊留被疾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為火發所苦問其故謂曰之曰咄嗟汝不知耶趙廷發人當以壽令速死耳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前　皇太子命士奇纂周易朱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

臣之道悉具纘編集以進用備觀覽從之至是輯成以進

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義

七月日本酋源義遣使朝貢謝罪

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弒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申

嚴官吏犯贓之禁

十二月敕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按山上七十二峯二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隔絕塵囂皆有宮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前巖曰大聖南巖宮又有興聖五龍宮玄天玉虛宮遇真宮淸微宮淨樂宮又即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幷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己亥 永樂十七年

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封江爲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寇將至江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艘直逼堝下作蛇陣以進一賊貌甚醜惡揮兵而前江令將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

作與武狀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太敗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剿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艢者又爲陷等所縛無一人得脫事聞上勅賜褒美封江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自是倭寇不敢出沒海上屏息數十年

王世貞曰遼東破倭之捷莫甚于廣寧伯謚忠武劉榮遼東志以爲劉江水東日記其事而疑其姓名或之國史盖榮父名江榮于戍伍冒名備伍累功至右都督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後具其事始改名榮也

唐拾遺子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水耕火

徑兩股皆有日炙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沐廉得其名還奏于朝適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國王者師　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明旦普召衆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水琮訥于應對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諸字何義胡僧應稍遲琮乃大聲訓釋援大藏探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頂禮歎服辭去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鷄鳴山以爲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説偈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其之上古今未曾有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新硎，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七月，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

上八行刊者 下刊去

從獲至此 從古所繫

稱歎曲從陝西河南頒給祈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 上甚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侈建立梵剎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

九月列仙傳成 上親製序文

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寄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剂猜疑不若使與察御史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眞昇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郎日職收怠務者不赦○頒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先是 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爲善陰隲之

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
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 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系
以詩各次爲十卷 上親爲之序既成編頒之○上勅武
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
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
海寧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侵竊馴至海內分
列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戍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
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
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
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厲惟恐蹈宋元

襲敕，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非止通同有司，受賄賣放，取回軍則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猝有緩急，何以應敵，武備若此，國何頼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

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實蹟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